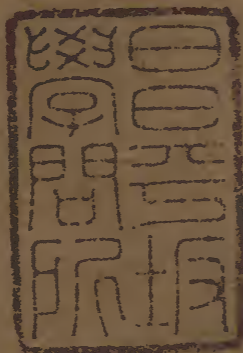


編類纂

百廿九之三十一



君

五十七

庫	文	閣	內
一五	三	漢	
五兩	一〇	書	
一一	二〇	六	九
一茶	一	號	類

三〇七	三〇九
一一〇	一〇六
三〇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57)
函號	367 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第一百二十九卷 漢章文庫

君之一

謹理欲之初分

察事幾之萌動

防姦萌之漸長

炳治亂之幾先

論朝廷之政

正綱紀之常

定名分之等

公賞罰之施

謹號令之頒

廣陳言之路

○第一百三十卷

君之二

漢高祖

孝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第一百三十一卷

君之二

漢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第一百三十二卷

君之四

唐高祖

太宗

中宗

玄宗

文宗

昭宗

宋太祖

仁宗

○第一百三十三卷

君之五

君道

周亢倉楚君道篇

荀况君道篇

莊周天道篇

管仲君臣論

心術篇

牧民篇

水地篇

呂覽園道篇

審分篇

君守篇

任數篇

知度篇

分職篇

劉安主術訓

程顥論君道疏

蘇軾論道德疏 以上君道一十六則

○第一百三十四卷

君之六 君德 聖學 帝號 德運 王命 頌德

後唐主昇愛民

周世宗愧玆膳

周世宗勤政

宋仁宗仁恕

金主雍寬政

唐太宗至誠

周世宗大義 以上君德七則

竇憲上和帝經學疏

宋太宗建秘閣

仁宗召講西閣

趙師民獻勸講箴

英宗御講筵

程頤論經筵事

上太皇太后書

范祖禹勸進德疏

韋宗講蕭燧御筵

元嶢嶢進比干圖 以上聖學十則

陸贄諫止尊號

韋溫疏上徽稱

南唐主復姓 以上帝號三則

孔子論唐虞三代所尚 以上德運二則

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序

班彪王命論 習鑿齒晉魏論

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 以上王命四則

登琅邪臺刻石文 刻碣石門文

登會稽刻石文

楊雄劇秦美新

晉陸雲盛德頌 以上頌德七則

○第一百三十五卷

君之七 大計 起兵 興復 親征 廢立 勸進

韓信壇上謀 諸葛亮隆中計

高歡牀下對時事

北魏比部郎中王撲獻策 以上大計四則

劉文靜為太宗議事 以上起兵一則

唐中宗復位 宗擇表請高宗還京

張浚疏漢中形勝 二王入閭 以上興復四則

後周世宗禦北漢

寇準請宋真宗禦契丹

趙鼎贊宋高宗發臨安 以上親征三則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霍光請立漢宣帝



八編類纂
目錄
九

梁興立桓帝

史彌遠立沂王

以上四復四則

劉琨等上表

任昉進上牋

周嵩上疏

以上勸進三則

○第一百三十六卷

君之八

亡國

禪代

復國

存亡國

繼絕世

齊廢王靖郭君好諛

呂覽過理篇

魯哀侯去國

趙襄子論吳亡

金主守緒自經

宋主和

宋順帝禪位蕭道成

宋全忠欲受禪

以上亡國八則

晉復曹伯

子臧反晉國

夷吾歸國

重耳出亾

兩公子各奔

棄疾有國

桓文得國

以上復國七則

鄭伯存許

楚莊王存鄭

楚子復封陳

以上存亡國三則

范增說項良立楚

梅福請封仲尼子孫以為殷後

以上繼絕世二則

○第一百三十七卷

君之九

興亡

蘇轍夏論

商論

八編類纂

目錄

君五

九

八編類纂

目錄

九十一

周論

張弘速答

鄭桓公問周興哀

班固對秦亡

六國年表序

蘇洵六國論

蘇轍六國論

蘇軾秦論

其二

何去非秦論

權德輿兩漢辨亾論

王勃三國論

李德裕三國論

朱敬則魏武帝論

蘇軾慰武帝論

陸機辨亡論以上與亡十八則

○第一百三十八卷

君之十典古

于寶晉紀摠論

晉武帝總論

晉宣帝摠論

蘇轍晉論

何去非西晉論

苻堅傳總論

石勒傳論

伏滔正淮論

其二

李德裕宋齊論

朱敬則武帝論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

陳武帝

隋高祖論

隋煬帝論

李清臣隋論

蘇轍隋論

唐論

尹源唐說以上與亡二十則

八編類纂

目錄

九十七

大學衍義補
 君類
 謹埋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臣按誠意一章廼大學一書自修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九

大學衍義補

君類 卷幾微

謹埋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臣按誠意一章廼大學一書自修之首而慎獨

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

以審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

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

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
已知其善之當爲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
發於心須臾之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
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是則所謂
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僞所
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
以實爲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岐之
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毫
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
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獨指出幾之

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於此幾微
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大學
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爲已有矣不然頭緒
茫茫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既
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臣謹補
入審幾微一節以爲九重獻

祭事幾之萌動

周書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之初。國之端本。在君立之初。蓋事必有所從起之處。於所從起之處。而豫爲之區處。則本原正而支派順矣。所從起之處。卽所謂初也。有一事卽有一初。是以召公告成王以宅新邑爲服行教化之初也。雖然。豈但宅邑一事哉。召公偶因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初也。於其所服行之始。而審其所發動之幾。當其端緒肇啓之時。豫爲終竟據守之地。卽其始以占其終。卽其微而究其著。卽其近以慮其遠。

卽其易以圖其難。兢兢焉。惟德之是敬。汲汲焉。惟日之不足。是則所以自貽厥命者。於德爲明哲。於事爲吉祥。在身有壽考之徵。在國有過曆之祚。孰謂人君爲治。不本於一初。而其所以謹於其初者。又豈外於一敬哉。

防姦萌之漸長

臣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志誠在於躡躡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後繼嗣重事。亦

定於其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

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即是幾微初動之處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詩所謂無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發。有所觀望而生讒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奪而竊權柄。是以人君於凡施為舉動如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之於幾微之先。不可輕

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將有貪天功以為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於人收恩於己者矣。不獨如李泌所謂建儲一事也。

炳治亂之幾先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思之於後患而豫為之於前防之。

唐書玄宗天寶未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王皇孫及親近侍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

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迺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籍而寢貴賤無以復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令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匹

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左右從者僅百人後公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時朱泚閒居賊迎入宮僭號稱大秦皇帝帝時在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常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帝爲求之不獲竟憫然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緝人於

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將逼京師迺傳位
欽宗靖康元年金酋自真定趨汴屯于城下京師
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迺代其往遂如青
城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
於是大括金銀金人逼欽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
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所具諸王皇孫妃王名盡
取之徽宗即與其后同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
主附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凡法駕鹵簿皇后
以下車輅冠服禮器法物八寶九鼎等物及官吏

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借優府庫蓄積爲之一空

臣按後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
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
支持之地謹刻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
未至於既濟之時而懼禍亂者則不載云此三
君者皆有過人之才當既濟之時不能防微謹
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馴致夫困苦流離之極有
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總論朝廷之政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

欽哉惟時亮

天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統內之庶官有四岳以統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總命之人必稱其官官必盡其職誠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君心之簡在或公庭之僉舉或詢之大臣或得之推讓非若後世有由旁蹊與援阿私而倖進者也不問其人之能與否不論其職之稱與否是以用各違其才人不稱其官官既不稱則朝廷之政何由而舉政既不舉則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後世所以不古若也臣嘗因是而論之帝舜初

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載而曰熙堯之載蓋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堯之事也總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職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蓋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為人君者誠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則決不肯徇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廢事則朝廷之政得人修舉天下之民由是又安矣噫彼其以祖宗之官爵為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豈不有以負祖宗之付託上天之建立哉

洪範箕子所陳以告武王者次三此洪範九疇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務農重穀之政二曰貨準通貨財之政三曰祀報本反始

政之四曰司空掌度土居民之政五曰司徒掌敬敷教之政六曰司

寇掌立法懲姦之政七曰賓懷柔實客之政八曰司除殘禁暴之政

臣按後世朝廷之所施行宮闈之事則有之國

都之事則有之官府之事則有之邊鄙之事則

有之而顛顛及於農民之事者蓋鮮矣間雖有

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於為農泛然而施之漫

然而處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廢農業是皆

昧於洪範農用八政之本旨也

此論刻骨
之

周禮惟王建國周王建國辨方辨別四方正位正祀社廟體

國營國家如身有體經野畫郊野如織有緯設官如冢宰司徒之類分職如

治掌教以為民極以為民極以為斯民至極之標準

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

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

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

立孰有大於此者故周公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

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寧訓告若是諄復則是

三百六十餘官事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

之標準歟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

八經類纂 卷五十九
中。而導民於禮樂教化之內。銷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歛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烏乎而不定。風俗烏乎而不淳。鄭玄曰。六官司徒司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官不兼羣職。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卽周官六卿所分之職也。唐虞之世。有九官。至周始分職爲六卿。周公作周禮。以此爲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訓迪百官。又復申明

焉。蓋天下之事。統於朝廷。朝廷之政。統於六典。所謂治所謂教。與夫禮政刑土天下之事。盡於此矣。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今之知府知州知縣之賢否。然而監司者。今之布政

按察司官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監司之。惟以正朝廷爲先務。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用賢才也。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

八編類纂 卷百九 九
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母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

除
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

臣聞宋儒朱熹有言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詔其媿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

彌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有不減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

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幾有訓誦

之諫工師所誦之詞書之於幾也居寢有警御之規近

也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

為書太史君舉則書警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士傳言庶人詢商旅于市旅陳也百工獻藝

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御警幾聲之上下幾察也謂察樂聲不幸而至於

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

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

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

正綱紀之常

禮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

下大定。

臣按綱紀二字並言始見於五子之歌再見於

詩棫樸假樂之篇大約以網罟為喻網謂網之

大繩紀謂綱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之謂綱

理其小者是之謂紀譬則朝廷之行事舉其大

者則小者自隨貴乎能振肅之而已不然則有

廢而不舉之處。一切頽墮而不可為矣。是則紀網之喻也。然所謂綱紀者，蓋亦多端而在人倫者尤為重焉。是故人君為治，欲正天下之紀綱，先正一家之紀綱。

書五子之歌

大康逸遊失其國其第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三日惟彼

陶唐

帝堯也

有此冀方

堯所都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臣按太康以逸豫滅厥德則失其祖父所傳之道所傳之道既失則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為綱小之為紀者咸紊亂矣紀綱既亂則上無道

揆下無法守其底于滅亡也宜哉

詩大雅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臣按此詩乃周人詠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

上文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儒謂綱紀即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文王以壽考之年鼓舞振動之於上使之奮發踊躍之於下於是四方之人彬彬濟濟咸在乎文王變化鼓舞之中有如舉網之綱眾目自隨之而振動是則所謂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為四方人才之綱紀也是以卑弱之氣變而盛大頽靡之

臣學化鼓
詳綱紀
更精

勢起而植立賢才於是乎奮庸政事於是乎修
 舉由是以觀可見人君為治之道在立紀綱立
 紀綱在作人才人才作於國中則紀綱張於四
 方此人君為治所以貴乎勉勉不已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密也德音秩秩有常也無怨無惡

率由羣匹類也謂盡用眾賢受福無疆成王在上受福無已四方之綱

總持四方之綱謂大綱之紀謂小紀燕安也及朋友朋友者合百辟

卿士言內之百辟外之卿士百辟卿士媚于天子皆盡媚愛天子之心不

解于位不敢懈怠于職位民之攸暨暨息也

臣按先儒謂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

為泰之時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諸身徵諸庶民
 永終譽於天下而無厭無斁所持循者率皆匹
 類之所同然是以德備諸已而福集厥躬標準
 立於上法則示乎下而有以為四方之綱而東
 西南北之人莫不於是總攝維繫之而皆歸附
 趨向之不容以散矣然不徒其大者有以為大
 事之綱而其小者亦有以為小事之紀張之理
 之無或緩弛無或以散皆足以垂憲而作則焉
 綱紀既立自然德澤禮節有以延及夫羣匹庶
 類凡夫心志同而意氣合者皆賴之以得其安

好天子始
 庶人只是
 之綱之紀

矣。既賴之以得其安，則所安者心孚而意契，感
恩而思報，咸知所以媚愛于上，上下之情，綢繆
如一，有如易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豈非地天
交泰之時乎？夫既泰矣，然又何憂之有哉？憂乎
怠荒而已。此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
蓋不解于位，則其綱常張而不弛，非特百辟卿
士賴以為安，羣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在
君身者，且將永永有無疆之休矣。由是觀之，德
之在身為威儀，發於外為聲譽，德乎德乎，其立
紀綱之根本，而所謂不解者，又其保紀綱之節

度乎。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瘡，肥察其脉之病，否而
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
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
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
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
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
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
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
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宋儒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關也紀綱旣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賞罰一一加於其身而

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哉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

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六無偏黨及側之私然後綱
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
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
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
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
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
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宣清顯所
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
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
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

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
而出於此一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人
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
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

臣按自古儒臣論爲治之綱紀莫切於唐韓愈
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爲切至

定名分之等

左傳桓公十年號叔周襄王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

父於辭詹父有自直以王師伐號

呂祖謙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



分者也。虢叔請其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爲之伐虢。而出虢公。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王之失乎？所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與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臣之訴君者，先有所謂君之曲，不必問其

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後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爲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

周惠王新卽位虢公與晉獻公來朝

王饗

豐饗酒

命之宥

以幣物宥之

皆賜玉五穀

雙玉爲穀

馬三匹非

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與虢公同賜是以禮假人也

臣按呂氏謂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循其上也。斯言也，真誠謹

始審幾之要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宐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五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爲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使士卒得以陵偏

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公賞罰之施

宣帝厲精爲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爲

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爲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詔也乃爲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僞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

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
精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
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
德葵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讐裴
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
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
竭心盡力以修職業哉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
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

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謹號令之頒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獻告爾四國多方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
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
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
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
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羣疑釋而人心服
亂根永絕而國是明著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爲萬方之主。一言一語。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夫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癢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爲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歎於文帝歟。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
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
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知其世之盛衰而先察
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
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
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永聽聳動厭服此聖
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
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
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
而夕改亦有前詔方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

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
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
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
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
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

廣陳言之路

小雅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病也可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君之後替御之臣
若今之近侍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恐允當時之爲

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為之君者非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為病言維也山字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祿位者當言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為之辭說以取容自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為計則得矣如吾君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閒之燕試因詩言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內其肯盡言為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胥矣能言巧舌如流

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私意之私或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

廣陳言之路

小雅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也胥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君之後替御之臣

若今之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者元當時之為

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爲之君者非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爲病言猶山出海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祿位者常言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爲之辭說以取容自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爲計則得矣如吾君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閒之燕試因詩言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內其肯盡言爲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舌如流

俾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態否歟吾之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爲病而受禍患者歟其間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處其身於休逸之地者歟凡其終日亶亶於吾殿陛之前得於聽聞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順者非詩人所謂巧言如流者歟有一於此則必反其所爲使凡內而誓御外而公卿與夫百官庶姓皆得以盡言言者有賞而得以處休不言者有罪而維躬是瘁母使一旦馴致夫衰亂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則朝廷無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禍矣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
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
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
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
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
知見之所不及丐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
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出崩水旱

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爲故事此亦人君克
謹天戒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害皆許
人指言得失則人君時時得以聞過失天下國家
其有不治也哉

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
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臣按秦法有誹謗妖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
吁文帝旣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

誹謗妖言之罪何哉。是襲亡秦之迹也。十五年詔曰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關。悉陳其志。

按此後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

下此詔後。後世臨軒策士。蓋本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應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蓋鮮矣。萬一有之。能聽納其言而見之於施行者。尤為鮮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以為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

對。竝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寧以聽其言。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以次轉對。遂為一代之法。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

左編

君類

漢高祖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

此即沛公
居山東貧
財好色之
證有何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

君類

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備之老父相后曰夫人

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嚮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寇之及貴常寇所謂劉氏寇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餘人

處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
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
斬蛇蛇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
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
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
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
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
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
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
求常得之高祖恠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與沛子弟相得

故從徃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
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蕪至陳自立為楚
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
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
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
聽願君名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眾不
敢不聽乃令樊噲名高祖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
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
欲誅曹蕭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
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

與沛父兄相得

父老子弟
共做事

諸侯竝起。令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
侯。卽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使帥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
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
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
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過情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
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惟當貴。且卜筮之
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爲高祖。乃立爲沛
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
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

爲令遜
空至再至

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沛公攻豐不能
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春正月。張耳
等立趙後趙歇爲趙王。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爲楚
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
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
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
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
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夏四月。項
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
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四
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名別將六月沛公
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乃以
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初懷
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
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
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
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取
進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告諭秦
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立
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

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
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度過高陽酈食其爲
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
必欲誅無道秦不宐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
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沛公以爲廣野君以
其弟商爲將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
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
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
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

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人咸陽者王之。今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曉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

是時秦猶有人未易破也

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元年冬，十一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

遠上不自楚漢一立漢高不負張王一使

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灰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而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軍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

項伯非為民乃為漢也託言耳

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母待俱，歿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先破關中，兵公詎能入乎？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

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汝入以舞劍。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嘗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讓羽。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

置車官屬。獨騎與噲斬彊勝。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間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

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
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
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
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夏四月。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與諸
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
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
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
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爲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
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於是王齋戒。設壇塲。拜信爲大將軍。問以計策。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吏卒皆
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
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因
陳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
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初項梁立韓後公。
子成爲韓王。張良爲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
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
關中。而齊梁叛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
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狗韓地。遺

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非擊齊。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之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非吾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中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旣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

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間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堅。孺幾敗。乃公事。令趨銷印。又問陳平。乃從。

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項羽圍漢榮陽。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榮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旣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歿。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千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榮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

出榮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
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
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
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
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
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
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
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
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榮陽生得周

苛羽謂苛爲吾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爲
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
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臯王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
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
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
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
襁是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
軍燕郭西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羽謂梅春侯

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烹酈小東走高密項羽聞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戰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上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

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者弱罷轉餉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_真而立之使自爲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

學休應爾

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

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以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
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
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僻陋之
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
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
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
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
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
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
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

夫人。初。季布爲項藉將。數窘辱帝。藉滅帝。購求布。千
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
朱家心知其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
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
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
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
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
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羽將。逐窘帝彭城。
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相見哉。丁公乃還。至是
來謁帝。以狗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

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詔曰故衡山王
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
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悉
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
王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
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
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爲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
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
閩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
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
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
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
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
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
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
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
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
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

公立私守尉長史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處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皆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二百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王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領陽，赦信封爲淮陰侯。甲申，始割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荆地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

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
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上歸櫟陽五日
一朝太公家令恃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
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
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
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於是
上心史譏善家令言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為吾使甚
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國
者皆舍之。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

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
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否。上
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
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
各封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
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
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
兵耳。吾何受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有詔求
樂毅後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聞豨將皆故
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智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人尉它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亡耗江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南粵王使陸賈卽授璽綬它稽首稱臣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爲吳王已拜上詔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孝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孝惠帝盈高帝子也母呂太后高帝爲漢王得定陶

曰欲未有此事也何以書

有呂后誰敢廢太子此史誤筆

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欲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母廢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乃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來未到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問孝惠元年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犁明帝還趙王已死於是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乃知為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文帝恒高祖中子也兄弟五人長惠帝次齊王肥孝

惠七年薨次帝次淮南王長次趙王如意爲呂后所
殺帝母薄姬少立爲大王都晉陽卽位十七年高后
八年七月高后崩諸呂祿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
臣共誅之因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
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卽長用事吾屬無
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
宗廟。今齊王舅駙鈞虎而冠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
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
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諸
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

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噍血京師
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母往以觀
其變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
豪傑竝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
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大
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
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
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
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
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

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琊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

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卬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項王后與瑯琊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卽皇帝位。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初呂太后割齊之瑯琊郡以王諸劉遠屬。

營陵侯澤至是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瑯琊郡與齊封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陳平謝病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日送之郎中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大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

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竝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賢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郎署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三
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悅。名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

之國。十一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以太尉灌嬰爲丞相。

罷太尉官。屬丞相。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

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

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王

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典居自以失職奪功。頗快

快。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

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

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上

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

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濟北王興居。來者赦之。濟北

王興居兵敗自殺帝弟淮南王長謀反事覺召至長
遷之蜀憤恚不食死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諫不
聽帝舅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
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
自殺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
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帝從賈誼計徙淮陽王武
爲梁王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
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徙城陽王喜爲淮南

王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潁州鼂
錯上言兵事始募民徙塞下詔民入粟輸邊得拜爵
免罪是時上旣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
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
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
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
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景帝啓文帝太子也

班固贊曰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
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

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慄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譖，絀申屠嘉，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義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遼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武帝徹景帝第十子也。母曰王美人。帝以英雄甚壯之年，當盈成富強之世，懷蔚積磅礴之忿，三者參會，一旦而發，故仲舒彊勉之言，申公力行之語，汲黯多慾之戒，不見納用。於是始爲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

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驚禾稼之地，民爲號呼，罵詈鄢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栢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內增七校，外置樓舩，起上林苑，建栢梁臺，作長安飛廉之館，興造甲巳之帳，絡以隋珠和璧，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役費竝興，而土木之工不息矣。招東甌，事兩越，穿朝鮮，開滄海，大將軍出定襄，出雲中，出高闕，出上谷，出朔方，五出而匈奴服，驃騎將軍出隴西，出代郡，出鴈

六神類

卷一百一十

三

門三出而昆邪降，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菑
 醬竹杖，則開牂牁越雋，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
 自時厥後，寶蒙火毳馴禽，封獸之賦，駢積於內府，夷
 歌巴舞，奇音異節之技，列昌於外門，藏山隱海之靈
 物，沈沙棲陸之偉寶，莫不呈表恠麗，雕被宮幄焉。當
 是時，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至十餘萬斤，而漢士
 馬物故者，亦數萬兵甲，轉漕之費，稱是於是大司農
 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矣。自是二三年間，譴異迭至，
 今年有星如日夜出，二年壬寅明年有星孛于西北，二年癸卯
 又明年有星孛于東方，其長竟天，六年丙午甚者大饑，至

于人相吞噬，卯癸帝於是時正宐恐懼，以咎天戒，而方
 且信惑奇悞，矯誣上天祭竈鄙事，躬親爲之，元光二年戊申
祠五時元光二年戊申祠太一一戊如東萊，元封二年壬申如
 泰山，太初元年丁丑史不絕書，又數遣燕齊迂悞之士求神
 仙，不死之藥，至以方士藥大爲五利將軍，尚主馳神
 物外，玩意希夷，其後府軍罄竭，杼軸空虛，乃鑄白金
 造皮幣，鹽鐵有征，舟車有筭，六畜有租，因之凶年，盜
 賊並起，姦軌不勝。於是作見知，故縱之法，遣繡衣直
 指之使嚴切，太過而仁恩罕有存者。方帝初年，血氣
 方剛好，大矜功，紛然多欲。一喜桑孔禍及黎甦，二喜

八編類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衛霍禍及邊鄙一喜趙張禍及大臣一喜江充禍及父子之際迨乎晚節血氣旣衰翻然有悟乃知葉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封田千秋爲富民侯擢趙過爲搜粟都尉力本務農以明休息雖云悔過而臍已噬矣帝自建元以來丞相多不擇人泣政之始首相竇嬰越明年許昌卽代其位昌未四年復用田蚡昌之妄庸去之可也蚡何人斯而可居此哉不四年而復用擬擬小廉之薛澤未幾復以多詐之弘代之又未四年而復用李蔡又三年而復用嚴青翟又三年而復用趙周數子碌碌亡足多者獨一石慶最號久任

亦數被譴責繼此則太僕公孫賀也涿郡太守劉屈氂也大鴻臚田千秋也多者三四年少者一二年驟遷數易有如傅舍五十四年之間而爲相者十有三
人一言寤意卽加超擢少有罪戾大者腰斬劉屈氂小者獄誅李蔡嚴青翟而被殺者凡五當時登相位者至于涕泣不敢拜命公孫賀其視宰相爲何等官而若是哉故班史贊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以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關焉此意深矣

昭帝弗陵武帝少子母趙婕妤好武帝末戾太子敗齊王閔早卒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不可立弗陵年



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竒而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歿。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王少母壯也。女王獨居，驕蹇，湣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年十四，卽位，帝姊

執語不厚無術

長公主共養省中。霍光秉政，領尚書事。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年幼卽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姊，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姊、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而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憐

會。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揚。五。柝。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姊。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娶。纍。室。齋。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濮。中。翁。高。材。好。學。

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賀。尋奏王淫亂廢之。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武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昭帝。後奉承祖宗。子百姓。奏可。遣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軫獵車奉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奉上璽綬。卽位。帝起自閭閻。知民事之艱難。素矣。霍光卒。後始親政事。厲精爲治。

丙吉魏相同心輔政三三年間求直言省屯兵罷宮
館貸貧民減天下鹽價嚴繫囚掠笞瘦死之禁遣使
者巡行郡國戒勿煩擾五日一聽事上在閭閻知民
有冤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
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
號爲平矣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以爲太守吏民
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
獎勵公卿闕則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爲盛而又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理法之士下至技巧
工匠器械咸精其能自元成間鮮能及之樞機周密

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當是時法制過
詳而道德不足是以人清之姦計益甚滋戶口者得
以冒其賞減糴價者得以逃其罪獻鵬雀者得以投
其詐甚至上計簿者不過具文而虜入代郡始料瑣
邊吏者反蒙恩職之褒其爲欺弊雜出而不可禁矣
至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責許史而啓成帝之
任外戚揚韓之戮赤族之誅而啓哀帝之誅大臣啓
三大釁卒以亡漢其弊皆原于初年擇術不精而學
申韓不任周政而雜霸道者致之也故前輩直謂兩
京之亡自宣帝始蓋以文景養民之意至是盡消磨

焉豈不然哉。

元帝宣帝長子也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白
度曲被歌聲分寸節度窮極窈眇少而好儒見宣帝
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揚憚益寬饒等坐
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且儒生不達時宜好
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
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疎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
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欲用

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肯
焉久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
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及卽位徵用儒生
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
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成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爲太子生甲觀
書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
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卽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
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
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

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
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
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
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宣帝尤愛太子故
得無廢卽位數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
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鬪雞走馬常自稱
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
稱之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
家擅朝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
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終

